

黎庶昌东瀛访书史料二则

王 宝 平

在清末中日书籍交流中,黎庶昌、杨守敬辑刻的《古逸丛书》,无疑是最为引人瞩目的盛事,时至百年后的今天,还为学界所津津乐道,相关论文不绝如缕。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生在《古逸丛书》背后的许多轶事也逐渐撩开神秘的面纱,为人所知晓。现披露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黎庶昌访书史料二则^①,以飨同好。

一

枫山文库(又作“红叶山文库”)为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幕府创办的图书馆,庋藏有大量的珍本,明治维新后,归属于修史馆^②管辖。杨守敬通过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获悉该文库藏有宋版《太平寰宇记》之残本。于是,先是委托时在修史馆任监事的好友巖谷修进行调查,得到确认后,欲借出影刻。深知内情的巖谷建议通过官方途径更为妥善,于是,光绪九年五月十二日(1883年6月16日),驻日公使黎庶昌致函修史馆总裁三条实美,请求准予借出影刻^③。公函如下^④:

敬啟者敝國所傳宋樂史撰進之太平寰宇記二百卷乾隆年間四庫著錄時即闕自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九卷無別本可補今聞貴國官書庫中尚有此書宋本具在意欲煩請貴大臣啟明貴國家備與本大臣一觀如此數卷尚存擬影刻補完亦同文盛事未知是否可行特此奉商順頌日祉

光緒九年五月十二日

欽差大臣黎庶昌

國史館總裁太政大臣三條實美閣下

敬启者 弊国所传宋乐史撰进之《太平寰宇记》二百卷，乾隆年间四库著录时即阙，自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九七卷，无别本可补。今闻贵国官书库中尚有此书，宋本具在，意欲烦请贵大臣启明贵国家^⑤借与本大臣一观。如此数卷尚存，拟影刻补完，亦同文盛事，未知是否可行^⑥，特此奉商。顺颂

日祉

光绪九年五月十二日

钦差大臣黎庶昌

国史馆总裁太政大臣^⑦三条实美阁下

接到黎庶昌的来函后，与清使私交甚厚的修史馆编修副长官重野安绎、监事长松幹、巖谷修^⑧迅速拟文，请求上级批准：

第壹号

明治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修史馆 重野(印)幹(印)巖谷(印)

如另纸所示，清国钦差大臣黎庶昌就秘阁御藏本递交了照会，此事有利于交际，未知是否可行，特附上回答案稟报。

又记，若允准，有关借与手续由本馆办理。

该报告中所称的“回答案”，为修史馆代三条实美草拟的回函，虽然枫山文库之书“例不许外出，而如本项则属同文盛事”，破格予以借出。回函如下：

回答案^⑨

肃复者

贵大臣欲借我秘阁宋槧《太平寰宇记》影刻，以补贵邦所传元阙，敬领来意。我秘阁藏本例不许外出，而如本项则属同文盛

事，乃稟启朝家，破格以应请焉，如其交收。本大臣命馆员某^⑩措办，贵大臣亦使委员相商量而可。并颂

台安

明治十六年六月十八日^⑪

太政大臣兼修史馆总裁三条实美

钦差大臣^⑫黎庶昌阁下

接到修史馆的请示函后，内阁书记官作间一介、金井之恭、谷森真男^⑬以及主管参议山县有朋立即铃章同意，最后，报请太政大臣^⑭兼修史馆总裁三条实美花押批准。批文如下：

明治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大臣 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花押) 内阁书记官 作间(印)

之恭(印)真男(印)

主管参议 有朋(印)

修史馆致清国钦差大臣借览修史馆秘阁御藏本回答案之批示
修史馆另纸所示致清国钦差大臣借览修史馆秘阁御藏本《太平寰宇记》之回答案，予以允准。

得到日方的许可函后，五月十七日(6月21日)，黎庶昌致函道谢：

敬启者 昨准台函宋槧《太平寰宇记》一书，承贵朝家破格相借，足为斯文之幸，本大臣十分^⑮欣感。所有交收此书，已飭使署随员杨守敬与贵馆员巖谷修妥为商办。尚此复谢，并颂
勳祺

光绪九年五月十七日

钦差大臣黎庶昌

太政大臣兼修史馆总裁三条实美阁下^⑩

就这样，日藏宋版《太平寰宇记》一书，经过黎庶昌的外交斡旋，杨守敬的具体经办，巖谷修的热心促成，日本高层的破格以应，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八^⑪凡六卷终于失而复得，收入《古逸丛书》之中。是年（光绪九年）九月，杨守敬在校毕《太平寰宇记》之后，回顾本书的来龙去脉，写下了长达6页的校勘记，并在《留真谱初编》（第四史部）中，摹写了“太平寰宇记序”和“太平寰宇记卷第一百一十三”两页。而黎庶昌为了“著同文佳话”^⑫，破例将上述《致日本太政大臣公函》二通（光绪九年五月十二日和五月十七日），以及《太政大臣覆函》一通（明治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刊登在《太平寰宇记》卷后。可以想见，此书寄托着他们许多不同寻常的回忆。

二

《太平寰宇记》事毕后不久，光绪九年十月十七日（1883年11月16日），黎庶昌再次致函三条，希望借阅古钞卷子本《春秋经传集解》等五书。信函如下：

敬启者 前承贵大臣假与宋本《太平寰宇记》，感荷无已。兹闻贵秘库书中尚有可贵之本，为本大臣所未见。生平好古，结习难除，特开后列各种，意欲烦请贵大臣破例，准再次第假出一观，未知可否。如蒙惠许，交收之事仍希飭贵馆员巖谷修与敝署随员杨守敬办理，继此不复再渎矣。祇颂
台祺

计开书目

古钞卷子本春秋经传集解

北宋板杜佑通典

敬啟者前承
貴大臣假與宋本太平寰宇記感荷無已茲聞
貴秘庫書中尚有可貴之本為本大臣所未見生平
好古結習難除特開後列各種意欲煩請
貴大臣破例准再次第假出一觀未知可否如蒙
惠許交收之事仍希
飭貴館員嚴谷修與敝署隨員楊守敬辦理繼此
不復再瀆矣祇頌
台祺
計開書目
古鈔卷子本春秋經傳集解
北宋板杜佑通典
宋板尚書單疏
宋板集韻
宋板世說新語
光緒九年十月十七日
欽差大臣黎庶昌
太政大臣兼修史館總裁三條實美閣下

宋板尚書單疏

宋板集韻

宋板世說新語

光緒九年十月十七日

欽差大臣黎庶昌

太政大臣兼修史館總裁三條實美閣下

出于屡屡要求破格借阅，于心不安的心理吧，黎庶昌在信中保证“继此不复再瀆矣”。此信出现的背景，和前信同样，与杨守敬有关。他在《日本访书志》中作了这样详细的叙述：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古鈔卷子本 初森立之为余言：日本惊人秘笈以古鈔《左传》卷子本为第一，称是六朝之遗，非唐宋本所得比数，藏枫山官库不许出，恐非外人所得见。余托书记官嚴谷修访之，则云偏觅官库中未见。余深致惋惜。迺以所得小岛学古所摹第三卷首幅刻之《留真谱》中，冀后来者续访之。立

之又为言，此书不容遗失，俱道是如何棧藏之状。复以白巖谷，忽一日来告云，此书无恙。余即欲借出一观。巖谷云：此非吾所敢任。余谓：贵国有如此奇书，韞椟而藏，何如假吾传录于西土，使海内学者得睹隋唐之遗，不尤贵国之光乎。巖谷然，即偏商之掌书者，借出限十日交还。书至，果卷子三十，无一残缺，纸质坚紉，蓋黄麻也。（中略）余乃倩书手十人至寓馆，穷日夜之力，改为摺本影钞之。刻期书成，其中异同之迹真令人惊心动魄，（中略）余乃从百年后得见彼国学者未见之书，不可谓非厚幸乎。^⑩

据森立之介绍，日藏古钞卷子本以《左传》为最，度藏枫山文库，轻易不可见。杨守敬两度托巖谷修找到后欲借出影刻，但巖谷不敢擅自做主，后“偏商之掌书者”才借出。这里所说的“偏商之掌书者”，当指巖谷收到黎信后向上级主管作的请示。虽然杨守敬在此披露的只是《春秋经传集解》一书，但从黎信以及下列巖谷修等人的请示报告来看，应指黎信开列的五种书。

接到黎庶昌的来函后，重野、长松和巖谷三人即日就向上级作了如下请示：

第四号

明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修史馆 重野(印) 幹(印) 巖谷(印)

如另纸所示，清国钦差大臣黎庶昌就秘阁御藏本递交了照会，循先例请裁示，特附上回答案稟报。

又记，若允准，有关借与手续由本馆办理。

请示报告中所附的“回答案”如下：

回答案

贵大臣欲借我秘阁所藏古钞本《春秋左氏传》、宋槧《杜氏通典》等诸书，敬领来意，须照前例以应请焉。书系数部，宜逐次送进。如其交收之事，仍委馆员巖谷修办理。祇颂

台安

明治十六年十一月廿二日

太政大臣兼修史馆总裁三条实美

钦差大臣黎庶昌阁下

收到巖谷等人的请示报告后，上级主管内阁书记官金井之恭、田中荣秀、谷森真男以及主管参议山县有朋即日钤印认可，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左大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②亦花押通过。批件如下：

局甲二六七号

明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大臣三条实美(花押)有栖川宫炽仁(花押) 内阁书记官之恭(印)田中(印)真男(印)

主管参议 有朋(印)

修史馆致清国钦差大臣借览修史馆秘阁御藏本回答案之批示另纸所示，修史馆致清国钦差大臣借览修史馆秘阁御藏本古钞本《春秋左氏传》、宋槧《杜氏通典》等之回答案，循先例允准。

对此，黎庶昌于十月二十五日(11月24日)致函称谢：

敬复者 接诵台函，承贵大臣允借秘库古钞本《春秋左传》、宋板《通典》等书，本大臣深以为谢。其书数部自当依照次第请出，此复。祇颂

台祺

光绪九年十月廿五日

钦差大臣黎庶昌

太政大臣兼修史馆总裁三条实美阁下

这样,《春秋经传集解》等五书由杨守敬、巖谷修具体负责,陆续借出馆外。但是,这些书日后最终并没有收入《古逸丛书》之中。黎庶昌解释说“皆以卷帙繁重未能谋刻”:

曾借阅秘阁古写卷子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其书出自隋唐旧钞经传,字句异同极夥,录有校本。又北宋本杜氏《通典》二百卷,卷末钤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高丽十四叶经筵藏书图记^①,槧刻甚精。北宋本《世说新语》三卷;南宋单疏本《尚书正义》二十卷;兴国军本不附释音《春秋左氏传》三十卷;南宋本《集韵》十卷,胥官库物。(中略)皆以卷帙繁重未能谋刻,姑附记于此,以饷好事君子^②。

序中所说的“秘阁”和“官库”,指下属修史馆的枫山文库,所列的《春秋经传集解》、《通典》、《尚书》、《集韵》以及《世说新语》与致三条实美信中开列的五书相吻合,但兴国军本不附释音《春秋左氏传》三十卷逸出五书目外。对此,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的记载可证黎说之不诬: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宋槧本 宋嘉定丙子兴国军教授闻人模校刊,(中略)不附释音,藏枫山官库。(中略)余在日本曾劝星使黎公刻之,以费不足而止^③。

杨守敬并称,后携归此书回国,图谋刊刻未果。他不无感伤地说:“窃羨闻人以校官怱怱当事者既刻此书,又修五经板。余亦校官,携

此书归来数年，口焦唇干，卒无应之者。”^②

杨守敬后来在《留真谱初编》中摹刻了上述五书^③，并在《日本访书志》中对《尚书》、《集韵》、以及《春秋经传集解》作了记载。后一书的记载已见前述，前二书的记载如下：

尚书正义二十卷 北宋槧本（中略）今藏枫山官库，是书中土久无传本，（中略）乃从书记官巖谷修借原本用西法照出。意欲携归釀金重刊，久不能集事。丙戌（光绪十二年，1886）又携入都，以付德化李木斋许以重刊。旋闻木斋丁艰，恐此事又成虚愿也^④。

集韵十卷 宋刊本 缺首卷，枫山官库藏本，（中略）余从修史官巖谷修借出，使日本人高根虎松以曹刻本校一过，而手摹卷后跋四叶，刻期缴还^⑤。

翌年八月十五日（10月3日），黎庶昌丁母忧即将回国，临行为表谢忱，特意向日方赠送了已刻完毕的《古逸丛书》^⑥24种、以及美浓纸和宣纸。信函如下：

敬启者 本大臣现丁母忧即应奔丧回国，所有前此刊刻之《古逸丛书》，原拟俟一律葺事后，以两部奉赠。今时不能待应，先将已成之二十四种送上。美浓纸者一分，请阁下自留；宣纸者一分，请为传送贵秘阁存储，用彰同文盛事。其余尚有二种，嗣后由随员张沅^⑦送交可也。即颂

台祺

光绪十年八月十五日

钦差大臣黎庶昌

太政大臣兼修史馆总裁公爵三条实美阁下

以上史料说明,《古逸丛书》的刻成,经过了黎庶昌、杨守敬和日本各方人士的努力,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称赞。

附记:在撰写本文时,得到东京大学史料编撰所山田邦明教授的帮助,谨致谢忱。

注:

① 这两条史料最早由文献学家太田晶二郎发现,他首先将黎庶昌的信札摘译成日文,在《季刊图书馆学》第二卷第四号(1955年7月)撰文介绍,经修订后,又发表在《书志学月报》第六号(1980年8月),同时在《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小刊》九(1980年10月)转载。现全文收入《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一册《日本汉籍史札记(五)〈古逸丛书〉之一史料》(吉川弘文馆,1991年)中。本文在参考太田一文的基础上,又对相关史料作了核实和加详,并全文介绍了黎庶昌的信札。

② 修史馆为1875年日本政府设立的日本史编纂所,后历经沿革,演变成今天的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

③ “余于森立之《访古志》见有此书,宋槧残本,藏枫山官库,意或有足以补中土所佚者,因托修史馆监事巖谷修探之,并告知星使黎公行咨于其太政大臣借之以出。”杨守敬《太平寰宇记跋》,《古逸丛书》之二十六。又,此跋亦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六。它除订正了《古逸丛书》本中的个别舛误外,内容基本一致。

④ 《古逸丛书》本《太平寰宇记》卷末收有黎庶昌《致日本太政大臣公函》二通(光绪九年五月十二日和五月十七日),以及《太政大臣覆函》一通(明治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文字略有出入,当为日后所改。以下以史料编纂所藏原件为底本。

⑤ “贵国家”,《古逸丛书》本作“贵朝家”。

⑥ “未知是否可行”,《古逸丛书》本无。

⑦ “国史馆总裁太政大臣”,《古逸丛书》本作“太政大臣兼修史馆总裁”。

⑧ 修史馆人物的身份,据《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史料集》第三章《史料编纂所教职员》(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辑、发行,2001年),p.370。

⑨ 据当时签订的《中日修好条约》第六条规定,中日之间的正式公文来往,中日双方都使用汉文,日方如用日文,须附上汉文。因此,这里修史馆给中方的《回答案》俱用汉文。又,《回答案》以外的函件(请示报告和批文)由笔者译成中文。

⑩ “馆员某”,《古逸丛书》本作“馆员巖谷修”。

⑪ “十八日”,《古逸丛书》本作“二十日”。

⑫ “太臣”,《古逸丛书》本作“大臣”。

⑬⑭ 书记官名录,据《明治初期官员录、职员录》第五卷(寺冈书洞,1976年至1981年),p.17。

⑮ 太政大臣为明治政府太政官制中最高长官,1871年设,1885年被内阁制代替。

⑯ “十分欣感”,《古逸丛书》本作“实任欣感”。

⑰ “钦差大臣黎庶昌、太政大臣兼修史馆总裁三条实美阁下”之落款,《古逸丛书》本作“同上衔”。

⑱ 《太平寰宇记》“原本二百卷,诸家藏本并多残缺,惟浙江汪氏进本所阙自一百十三卷至一百十九卷,仅佚七卷。”(《四库全书提要·太平寰宇记》)而日本枫山文库藏本“凡二十五册,为蝴蝶装”(杨守敬《太平寰宇记跋》),存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八卷,故一百十九卷没能补全。

⑲ 《古逸丛书》(光绪十年日本使署刻本)第一册黎庶昌《刻古逸丛书序》,p.15。

⑳ 《日本访书志》卷一,p.16-p.18。

㉑ 黎庶昌对《通典》钤印的记载有误,该书现藏宫内厅书陵部,1980年由汲古书院影印出版。据尾崎康先生的解题,应正为:每册卷首右下钤“经/筵”,每册卷末钤“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图记。又,“经筵”为朝鲜年号,世宗十一年(1429);“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为高丽肃宗孝明王六年(1101),相当于北宋(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契丹(大辽)“乾统元年”。该书曾为朝鲜度藏。

㉒ 黎庶昌《刻古逸丛书序》,p.15-p.16。

㉓ 《日本访书志》(光绪丁酉嘉平月邻苏园开雕本)卷一,p.25、p.26。

㉔ 《日本访书志》卷一,p.26。

㉕ 《留真谱初编》(光绪辛丑三年刊)对上述五书的摹刻情况依次如下:

《春秋经传集解》(第二经部)、《通典》(第四史部)、《尚书》(第一经部)、《集韵》(第三小学)、《世说新语》(第六子部)。其中,《春秋经传集解》后记:“此即院氏校刊记所称淳熙小字本也,今藏枫山文库。”此外,本文所记的《太平寰宇记》(第四史部)和《春秋左氏传》(第二经部)也分别予以了摹刻。

②⑥ 《日本访书志》卷一,p.5。

②⑦ 《日本访书志》卷四,p.1。

②⑧ 黎庶昌赠送给三条的《古逸丛书》,现藏东京大学图书馆。每册钤有“三条之印”和“大正十三年四月七日三条实宪氏寄赠”之印。知为三条之亲属三条实宪于关东大地震(大正十二年,1923)后的翌年所馈赠。凡26种,59册,黄封面,美浓纸,大刊本(31.5×22,其中版框19.5×12.5),阅之赏心悦目,不啻为一种享受。

②⑨ 张沅,张裕钊之子,黎庶昌之女婿,时为驻日公使馆随员。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